

921462

周 渺

脉脉此情谁诉



脉脉此情谁诉

脉脉此情谁诉

周 渺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河北晋县周家庄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3 插页 230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059-1065-5 / I · 776 定价：4.00元



作者近照

5-4-10/101

序

尧山壁

周渺开始文学创作很早，早在50年代，他还是一位初中学生，就发表了短篇小说《姥姥家》，后来读高中、大学，小说作品越来越多，逐渐引起注意。60年代出版的《河北青年短篇小说选》中收入了他的小说《将相和》。文革十年，周渺同其他许多作家一样，被迫离开了文艺界。他下过乡，打过铁，又做过机关工作，文学创作初露锋芒却戛然中断。四人帮被粉碎后恢复文联建制，周渺同志回到了自己热爱和熟悉的工作岗位上。从1978年以来，周渺以饱满的激情、淳朴的笔调，写出了近百篇描绘农村生活的小说，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他的小说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刊物转载和评介。

周渺小说集的出版，似乎是晚了些，但是他的作品终于集印成册了，我为此十分欣喜。

周渺善于描写农村生活，朴素的风格，完整的结构，使人读后感觉到浓郁的生活气息中似有一幅幅色彩淡雅的

画面闪动。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刻划的性格，使人感到这位中年作家的成熟。

多年来，周渺一直坚持着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因此，读他的小说，绝无矫揉造作、晦涩艰深之感。他的小说多数是情节简洁、线条明晰，体现了严肃的文风和纯朴的民族特色。

这个集子中收入的作品，时间跨度较大，能让读者看到他的坚持、发展和前进。

近几年来，周渺的小说创作相对说是少了一些，这绝不意味着他在光怪陆离的文学现象之中茫然失措或者束手无策，他在办刊物、办报纸，热情地培养与辅导文学新人，只有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读书和写作。

我喜爱周渺的小说，作为朋友，作为同行，希望能不断读到他的清新优美的文字。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六日于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继《葫芦巷春秋》出版后，这是作家的又一结集。

本书所展示的纷纭万状的画面，说明作家的生活视野更为开阔，艺术的底蕴和内涵更为丰厚。如果作家青年时代的作品可以称之为散文式的小说，清新、隽永，洋溢着诗情画意，那么，随着作家阅历的丰富，近年间的作品则愈益深沉，富有力度。其中既有爱情的历程，也不乏心灵的观照，或描摹世态，或抒发胸臆，无不委婉尽致，鲜活如生。

你想洞察社会的演进，探索人生的奥秘，寻觅情感的轨迹吗？本书或许不无裨益。

目 录

序.....	尧山壁	1
脉脉此情谁诉.....		1
人到无求品自高.....		12
八月十五云遮月.....		31
一个当过典型的女人.....		50
验 收.....		56
十五的月亮.....		64
那一片洁白的云.....		74
抉 择.....		88
映日荷花别样红.....		101
出 山.....		110
移风小记.....		135
暖雨晴风初破冻.....		141
山上人家.....		158
家 风.....		166

双龙谱.....	175
盘根水.....	185
石头哥小传.....	192
头一课.....	207
春水溶溶.....	214
腊八夜.....	220
身后.....	227
粗中有细.....	230
沾 光.....	233
全 面.....	236
邂逅.....	239
丁字街的拐角处.....	242
幻 灭.....	246
迷 惘.....	249
污 染.....	251
书生累.....	254
长寿图.....	257
看不见的眼睛.....	259
铁笔正传.....	262
困 惑.....	265
变幻的美人痣.....	269
重点校友.....	272
都这么着.....	274

推迟的婚礼.....	277
好一场阵雨.....	280
眼 界.....	283
这并不是插曲.....	286
井台边.....	290
老共产党员.....	294
麦场上.....	298
支书王一正.....	301
喇叭声声.....	306
夕交春.....	309
河滩路.....	313
南瓜香.....	316
夏收小景.....	320
腊末即景.....	323
磨坊曲	
灯笼颂	
春联赋	
在果园里.....	332
霜花赋.....	336
楼铃曲.....	342
喜重逢.....	347
白雪红梅.....	354
回乡散记.....	359

新任队长	
土洋结合	
队部夜话	
冬村小景.....	373
牛车絮语	
坏场小憩	
畜棚巡礼	
后 记.....作者	382

脉脉此情谁诉

我曾经爱过人，也被人爱过，但却都没有结果。原因十分单纯，不是因为家庭出身、成份，便是对方父母的什么政历问题……

在那种“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年代，既然视人性为异端，青春的追求和幻梦，好象开始便注定了它破灭的命运。

我带着心灵的创伤，刚刚踏入社会，竟遇上了你。

我刚刚分配到单位不久，便以“四清”工作队队员的身分，进驻了这个滨海城市一家最大的戏院。这个工作队的成员，上至市、区委宣传部门的领导，下至各演出团体的书记、团长，此外便是我们这帮分配在文化系统的大学生了。这其中便有你。

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我是从工作队长的训话中，知道在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伙伴中，还有一位上海姑娘。于是，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你。你佝着身子，把两手夹在两膝间，显然通红了脸。我只是看见了你的侧影和发红的

耳根。

很快我就知道，你毕业于戏剧学院的编导系，在这个剧团报到之后，未当团员，便先当了工作队员。我们开始生活在一起，好象谁也没有注意谁。

工作队的任务，是搞阶级斗争的。用后来的说法，是整人的。挨整的对象，几乎是这个戏院、剧团所有的成员。按照整人的需要，工作队分为前台组、演员组。演员数量很大，于是又分成一组，二组……

我们虽然同在一个队，但并不是一个组。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的，是那位憨朴的陕北老兄。他埋怨领导的偏心，无休无止地发着牢骚，却从来不检讨自己的办事能力。渐渐，他的言外之意，好象是我挡了他的道。我觉得好笑。

有一次，领导派我和一个“重点”谈话。因为对象是女演员而且年轻，按照这个工作队的特殊规定，就必须有一名女队员一起谈。只是这个人为的缘故，我们开始有了接触。

在我的眼里，你不过是个未谙世事的小姑娘；而且你那并不纯正的普通话，说得是那么柔那么慢，似乎怕惊吓了什么。我怀疑地打量着你，你有幸参与这项工作，也许只是沾了性别的光……

领导虽没有明确我们的分工，但我还是暗暗期待着做这场谈话的主角，却又不好启齿。这时，我发现你自动坐在记录的位置上，而且预备好了纸和笔。我脸有些红，不过还是礼貌地谦让着。你连连摆手，摇着头笑笑说：“你行，

你来吧！我喜欢记录……”你笑得那么灿烂，说得那么真诚，我为我的狂妄感到惭愧……

谈话整整持续了一个下午。你除了埋头沙沙地记，从没有插过一句话。停了笔，你便严肃地注视着，间或向我丢个眼色，制止着我不时升起的暴躁。每当我们不期而然地交换一个眼色，我便感到了鼓励，感到了力量……

在那种近乎“审讯”的谈话中，我们几乎心心相印，息息相通，配合得那么默契。我觉得，两颗陌生的心，似乎开始了默默的交流。

谈话结束后，我在你身边的办公桌上翻看着记录。你揉着手腕，偏起头望望我，羞涩地笑笑说：

“记得不好，你莫要笑人呵……”

我头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内，听你说话，看你微笑。我好像头一次发现，你的牙齿是那么整齐、洁白，你的眸子是那么明净、黑亮，你的皮肤是那么细腻、鲜润……女孩子特有的那种温馨气息，一阵阵冲击着我。我的心怦怦跳着，突然变得很不自然。

你好像并没有发觉这一切，还是一页一页翻着记录，同时把那些做了特别记号的地方，誊写在另一张纸上……在我还没有弄清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一篇谈话纪要已经整理出来了。

当你从记录上抬起头，顺手理一理那青年头的发式，对我轻爽地笑笑说：“请审查吧！”

对这位戏剧学院毕业的姑娘，我突然生出一种崇敬的

感情。我不仅欣赏你那豪放、潇洒的字体，而且佩服你那才思敏捷的结构能力。如果放在我对面那位学中文的陕北老兄手里，这篇谈话记要怕要整一个通宵吧！

我刮目相待，情不自禁地笑笑说：“惭愧！原来是位才女……”

你瞥我一眼，红了脸，微微垂着眼帘说：“不要取笑人吧！我读过你发表的小说……”

你记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无拘无束地说笑，我觉得幸福。有生之年，这一幕将永远活跃在我的心头。

从此，我好象发现了你。你那娇小的身影，你那轻盈的步态，你那质朴无华的发型，你那含蓄又柔媚的笑靥，总是不期而遇地闯入我的眼帘，仿佛一股股清泉滋润着我干涸、荒芜的心田。即使你那下唇微微突出的口形，我也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也觉得无比的美……

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我呢？我想是的。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树影在北风中瑟瑟发抖。前台锣鼓铿锵，丝竹盈耳，依然在不厌其烦地演着样板戏。

“样板”的台词既然可以背得烂熟，除了受指令填满戏院的座位，人们几乎完全失去了欣赏的兴味。于是，戏院的后楼，便是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青年人的天下了。

也许象队长批评我的，是因为自负和清高吧，我总是落落寡和，喜欢独自静静地读书，静静地思索。夜虽未深，我已经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里睡下了。拿着一本什么书在看。而隔壁的办公室里，却时时传来伙伴们的说笑声，嬉

闹声，那位绰号“矮黑胖”的姑娘，总是比别人高八度，说笑得最响。我知道，这种不拘形式的聚会，往往要闹到散戏后才会散场。

我有些鄙薄，又有些厌烦，只好集中精神继续看书。这时，并没有听到敲门声，那门却慢慢启开着。我连忙丢掉那当时视为禁物的书，只做假睡……

蹑手蹑脚进来的，原来是你！你从容，又有些慌张，很迅速地把一捧糖果放在我床前的案头上，看了我一眼，却没开口，便急急地走了。你无声无息地悄悄带上门，好象是怕被隔壁的伙伴们发觉吧！

显然，你是来自隔壁的聚会。可是，在那么多的伙伴中，为什么单单是你想到了我？为什么又不避嫌疑地破门而入？……你知道吗，这一夜我辗转不能入睡，反复地思索着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此，我一改常态，开始讲究修饰、衣着了。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矮黑胖”嘴里听到，在我们这些年轻的伙伴中，你认为我“最有风度”了。我感到说不出的激动、幸福。继而反思，我究竟有什么风度？是那不修边幅的生活习惯？是那不拘小节的名士派头？还是那落拓不羁的处世态度呢？我当然猜不到你欣赏哪一点，反正我又故态复萌，依然故我了。既然你喜欢本色的我，我何必又矫揉作态呢？这种心照不宣地曲意迎和，不知你觉察没有？

在我的心目中，我已把你认为知己。越是这样，越

觉得你高不可攀。也许你没有发觉，在你的面前，我渐渐变得怯懦，甚至有些自惭形秽了。对着你那坦然、明净的目光，我往往紧张得局促不安。在你的目光里，我分明发现了异样的神色，但我不敢贸然去捕捉它。如果那是爱情的种子，我愿意让它在心底慢慢萌发……

令人意外的是，情况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我突然发现，那个音院作曲系毕业的小子，仿佛航船靠拢码头，在悄悄向你靠近。他本来是在前台组，但却往演员组跑得勤了，有时只是为了和你说几句话；而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他也总是不早不晚，排在你的身前身后。他不无矜持和造作地同你搭讪，你却谈笑如常，往来若素……

这一切，当然不会逃出我警觉的眼睛。我开始狐疑、苦恼，人生那种最古老的感情——妒嫉，渐渐在我心里膨胀。我本来对他毫无恶感，但现在却憎恨他那打着发腊的头型，憎恨他那总是保持笔挺的裤线，憎恨他偏着头拉出的小夜曲……把这一切，都看成是对你的撩拨、挑逗……我慢慢寻找着报复的机会。

记得是一个周末，我们演员组这一伙年青人，也包括你，一边排队买饭，一边议论晚上看什么节目。我拿出“天外天”曲艺场的入场卷，象发传单那样发到每个想要的人手里。你也要了一张，而且两眼兴奋得亮晶晶地说：

“我还没有听过你们的什么单弦、大鼓，和我们家乡的评弹真的不一样？”

我们正笑你那孩子般的天真，不想那衣冠楚楚的“音